

帝國西部邊境，港灣都市努維爾。
夜幕低垂，燈火闌珊，城中的人們陸續就寢。

旅館客房裡，貝雷絲洗完澡出來，見艾黛爾賈特閉眼趴在床上，看上去有點疲勞。
今天走了很多路，她應該是累了。

貝雷絲迅速擦乾頭髮，上床幫艾黛爾賈特按摩雙腿。

「嗯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輕輕呻吟一聲，在她力道適中的揉按下漸漸放鬆身體。

「聖癒。」

貝雷絲順手施放治癒術，繼續幫她按摩，手法認真細緻，讓每一吋緊繃的線條都獲得舒展，按到最後，艾黛爾賈特舒服到睡著了。

貝雷絲微微一笑，幫她調整睡姿、蓋好棉被，跟著熄燈躺下，側身摟她入眠。

寧靜安祥的夜晚，魔力屏障完美封住空隙，為她們隔出了一處無人能擾的安睡之所。

「……」

耐心等到貝雷絲熟睡，艾黛爾賈特暗中發起行動。

她一點一點慢慢挪出貝雷絲臂彎下，悄悄起身跨坐在貝雷絲身上。

不知何時開始，她偏好以這種高高在上的駕馭姿勢……委身於貝雷絲。

喜歡用身體遮擋照明，看貝雷絲深陷在她的陰影裡，眼中只閃爍對她的慾光。

但此時四周一片黑暗，什麼也看不清。

艾黛爾賈特暗自抽取外界的光元素，隨意分散注入魔力壁，黑暗帷幕眨眼間盈滿碎光，宛若晴朗夏夜的熠熠星空。

貝雷絲在這一剎刻睜開雙眼，見艾黛爾賈特居高臨下望著自己，背後盛開了漫天輝芒。她本身並不發光，應該不太顯眼，卻一下子奪走了貝雷絲的視線。

……好美。

貝雷絲一瞬間被她擊沉，腦中短暫出現空白，全被艾黛爾賈特的身影佔據了。

意識浮回水面，貝雷絲想起她是自己神魂相連的半身、共享餘生的伴侶……

一陣強烈喜悅掠過心頭，在胸中展翅翱翔。

光是注視她就感到快樂，貝雷絲情不自禁揚起唇角，伸手撫上艾黛爾賈特的臉頰，拇指輕輕刷過她的唇瓣。

「裝睡到現在，就是為了偷襲我？」貝雷絲柔聲問道。

「……是啊，果然瞞不住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無奈地嘆口氣，雙手支在貝雷絲腦袋兩側，霸住她的視野，緩緩傾身而下。

「以前我有說過吧？我也想試試夜襲。」

「說過。」貝雷絲莞爾一笑。「那我們現在……重來一遍？」

說完，她很有誠意地閉上雙眼，打算亡羊補牢一下。

「不，今天就算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懶洋洋趴到她身上，聆聽她稍稍加快的心跳，滿意一笑。

「我們先約定好暗號，以後再挑戰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順手摸起艾黛爾賈特的後腦勺，後者軟綿綿地蹭了蹭她。

「輪到妳幫我想了。」

上次，由貝雷絲發起夜襲的暗號「保養武器」，是艾黛爾賈特幫她想出來的。

貝雷絲以手指梳理艾黛爾賈特細軟的髮絲，沉思片刻，提議：「『飛行訓練』？」

「……好啊。」

艾黛爾賈特毫不詫異地接受了。

她早有預料，貝雷絲在這方面的提議，絕對是能多不正經，就多不正經。

「妳還真是對『飛行』情有獨鍾呢。」

「因為印象深刻。」

「又？」

「又。」

「那麼……我以前又做了什麼傻事？」

「不傻。」貝雷絲輕輕一笑。「只是那次的飛行訓練，妳突然跌下來，嚇了我好大一跳。」

「那次啊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回想了一會，突然張口咬上她肩膀。

「哼，那次我會跌下來，還不是因為妳。」

「我？」

「對，我在訓練中沒辦法專心，都是因為妳。」

說完，再咬一口，唇瓣貼著她滑到頸間，牙齒在散發柔香的肌膚上危險地撩了撩。

「都是妳、都是妳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捨不得用力咬她，改用舌頭，說一句，舔一下，將過去沉澱的酸楚，一下又一下地轉化為甜蜜。

當年，隱忍戀心的她，經常在老師面前不戰而敗。

作為一名認命的俘虜，除了憂慮即將發起的戰爭和國事，幾乎無時不刻想著老師。

老師在身邊、老師不在身邊，對她而言，就只是「想」或「更想」的區別。

領兵攻入聖墓前，她依然在揣想老師的反應，以冷漠為面具，藏起極度不安的神情。

而後，老師毫不猶豫挺身相護的舉動，徹底將她拯救了出來。

「……都是妳。」

當年扣入心扉的感動，如今想起，仍令她高興得呼吸發顫。

艾黛爾賈特忍下淚意，笑著用指尖描繪救贖者的容顏，胸中填滿與她相伴而生的柔情。

「不過，我想……以後的飛行訓練，我不會再跌下來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湊近被舔到呼吸不穩的貝雷絲耳畔，親吻她泛紅的耳殼。

「因為，妳飛起來的時候，一定會緊緊纏著我不放——對吧？」

艾黛爾賈特得意抬頭，便見貝雷絲眸光幽暗、重重吐了口氣。

「答案是什麼，我突然不記得了。」

貝雷絲翻身將她壓在手下，低頭舔了舔她的唇，露出嫵媚微笑。

「妳說，怎麼辦才好？」

艾黛爾賈特深深望著貝雷絲只屬於自己的迷人面貌，嬌柔一笑。

「那麼，我們……來回憶吧。」

說完，她展開雙臂，熱情地迎接了貝雷絲滿懷愛意的探求。